

非洲行醫14載

一位在非洲感染過10次瘧疾的醫師，提筆寫下非洲行醫見聞。
本著醫者情懷，他投入一個貧病交迫的世界！

文·圖／中醫部針灸科 主治醫師 吳振華

前言：

吳振華醫師熱心參與外交部的援外醫療工作，22年的醫師生涯中，有14年奉獻給非洲，行醫足跡遍及西非周邊的國家，包括世界上最窮的幾內亞比索、布吉納法索及聖多美普林西比。他在非洲治療的對象不分貧富，從社會最底層的貧苦農工到權勢顯赫的部長、總理、總統，都曾得到他的照顧，因療效顯著而備受好評。

經過多年歷練，吳振華醫師從醫療團團員晉升為團長，從基層醫療服務進而協助國家規劃醫療援助計畫、瘧疾防治計畫、外交替代役醫療服勤計畫，同時4度以醫療顧問的身分隨同聖多美代表團到日內瓦參加世界衛生大會，在大會中以實際行動聲援台灣重返國際醫療衛生組織。



攝影／盧秀禎

西元1990年，我國與非洲的幾內亞比索
建交並成立醫療團。當時我是本院針
灸科總醫師，在張永賢主任的鼓勵之下，前
往幾內亞比索支援醫療1年。原先只是借調
性質，任務結束便回台灣，在針灸科當了兩
年主治醫師，外交部又來公文，希望醫院派
醫師加入非洲醫療團的行列。已有駐外經驗
的我似乎是最合適的人選，因此當仁不讓的
向醫院申請留職停薪兩年，重返非洲。

非洲國家使用葡萄牙語，起初我和其
他團員一樣，一句葡語都不會，和病人主要
靠著比手劃腳來溝通，看門診必須帶著字典
隨時翻查。時間久了，逐漸融入當地社會，
由於深刻體會到居民對醫療的強烈需求，我
這次一去就留了下來，醫療觸角遍及布吉納
法索、聖多美普林西比，前後共服務14年。
在這段期間，只有遇到長假才能回家探視妻
兒，時光飛逝，當年僅6歲的女兒都已經上
大學了。

14年來，走過那麼多的國家與地區，最
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幾內亞比索，成群的狒狒
在原野奔馳，無數的蟒蛇、鱷魚在叢林沼澤
棲息，到處是不知名的飛禽走獸，開車在路
上經常撞到野生動物。一望無際的原野，一
堆堆的蟻丘，大部分地區的叢林與沼澤景觀
還保留原始風貌。

幾內亞比索西部內陸遺留一個叫「蠻
丁戈」的原始部落，居民全身赤裸，塗抹灰
泥，腰部圍著藤蔓，手中握著一支長矛或砍
刀，走路時，腰間的銅鈴叮叮咚咚地響。部
落的生活形態、動作豪放的舞蹈、鏗鏘有力

的鼓聲、原始的音樂節奏，至今猶令人心盪
神馳。

幾內亞比索

可怕的河川盲會導致失明

幾內亞比索不但是觀察原始非洲的櫥
窗，也是研究熱帶疾病的最佳場所，愛滋
病、惡性瘧疾、血絲蟲病、象皮病、河川
盲、霍亂、痢疾等疾病橫行。我曾經進入
300公里東部內陸GABU省的小村落Gabuca
做醫療訪問，這裡是河川盲最嚴重的受害
地區。河川盲學名Onchocerciasis，是一種
血絲蟲病，疾病沿著淡水河漫延超過上千
公里，主要疫區在西非，共有11國25萬人受
害。此病的傳播是由一種被血絲蟲寄生的
淡水黑蠅，經由叮咬感染而寄生於人體的皮
膚及淋巴管，除了造成皮膚癢，腹股溝淋巴
結腫大、陰囊水腫，多年後，寄生蟲體移行
到眼睛還會導致失明。這種病雖然不會致人
於死，但在疫區已威脅到百萬人的生計，大
部分民眾為了避災，不惜棄守家園，遠走他
鄉。

當我抵達Gabuca，這個原本有著近千人
口的村落，只因附近一條帶菌黑蠅橫行的淡
水河肇禍，村中的土磚房子十室九空，破損
沒人修更沒人住。因為很多年輕人看到父母
長輩一個接一個的瞎掉，早就嚇得搬走了，
留在村中的老人與小孩不到100人。

傳染此病的黑蠅，蟲卵必須在水流湍
急且含氧豐富的河水中繁殖，黑蠅很少能夠
飛離河水邊兩三公里以外的距離，所以肆虐
範圍侷限於河流附近的村落，而人是唯一會

被傳染的宿主。黑蠅喜歡在清晨及傍晚飛出來叮人，村民住的愈久、年紀越大、被叮咬的次數越多，失明的可能性就越高。根據統計，這個村莊村民血絲蟲的罹患率超過50%，當我看到幾位全盲的老人，心中不禁感慨，到底是什麼因素造成非洲人必須生活在這種殘酷的環境中？是人為的破壞或是上天的不公？

在日內瓦聯合國總部有座非洲小孩用木棍牽引一個老人步行的銅雕，許多訪客都看過但不知其義。這就是紀念河川盲受害者的雕像啊！河川盲雖經世界衛生組織努力撲滅，並已受到控制，患者卻終生受害。



位在日內瓦聯合國總部的河川盲受難者紀念雕像

在瘧疾的陰影下工作

駐外人員只要提到非洲，大家心裡都會忐忑不安，面臨各種健康的威脅，該如何克服恐懼才能繼續工作？

在非洲面臨最主要的疾病還是瘧疾，我估計自己起碼感染過10次瘧疾，瘧疾開始作時，會有頭痛、發燒、勞累、全身痠痛無力、腸胃不適或是自覺好像感冒了。打擺子

是最典型的症狀，但不見得每次感染都會如此。

記得駐馬拉威醫療團有位婦產科醫師得了瘧疾，卻忽略做血液抹片檢查，只當成感冒治療，最後嚴重到後送南非洗腎；查德工程隊也有一位工程師感染瘧疾不幸過世。其實只要提高警覺、做血液抹片檢查、確實服藥，瘧疾絕對是可以治癒的。真正可怕的不是瘧疾，而是瘧疾藥，藥物的副作用比瘧疾更嚴重，病人服藥期間（3-5天）會覺得噁心、嘔吐、眩暈、耳鳴、虛脫無力而癱在床上。

過去我對熱帶疾病的認知僅止於教科書，到了非洲，什麼都見識到了。我以學習的角度來面對各種熱帶傳染病，包括為了進一步對付瘧疾而學習如何採血、做抹片、染色、看顯微鏡與診斷，這些後來在醫療上都發揮了很大的作用。

象皮病四處可見

幾內亞比索醫療團駐地的CAUCHEU省是象皮病的大本營。象皮病的學名為班克羅氏絲蟲病，是由蚊蟲叮咬傳染而寄生於血液及淋巴管中的一種血絲蟲病，人體腿部及生殖器的淋巴管是被侵犯的主要部位。每當有來自歐洲的熱帶醫學專家到當地看診，醫院門前就匯集上百條「象腿」及無數的「大卵葩」。

幾內亞比索絕對是臨床學習各種熱帶傳染病的最佳場所，只要多接觸、多認識，自然就會克服心中的恐懼感。為了安全起見，我們面對病人時很注重基本防護，居家環境也必定安裝紗窗、紗門與掛蚊帳。

除此之外，社會治安不良及政治動亂是駐非洲各醫療技術團面臨的另一個大問題，中非、幾比、賴比瑞亞都發生過兵變，聖多美在2003年8月也有軍事政變，幸好在國際協助下以和談收場。



象皮病常令男性生殖器變形腫脹



象皮腿因續發性感染而須截肢

吉布納法索

在酷熱沙塵中賦詩抒懷

我經歷的第二個非洲國家是布吉納法索。布吉納法索位於撒哈拉沙漠的南邊，爐火般的酷熱、漫天沙塵暴、落日殘紅、大地蒼茫的景象實非筆墨所能形容，特以3首打油詩表達遊子多年在外觸景傷情的心境。

《西非夜雨》

塵世一場大夢，人生幾度飄零，夜來雷鳴風雨狂，響交聲嘶悲愴！緣度此身嫌少？業障迷津無數，萬里南行拓沙荒，孤客淒然北望。

《紅塵心語》

生死徘徊陰陽道，紅塵盡破佛緣照，貪瞋傲慢痴疑懷，塵勞相緣空自擾。落日殘紅萬木槁，野火漫燃原上草，回首天涯塵土夢，鬢雖未白心已老。

《酒客夢徊》

萬里漂泊南赤道，黃塵蔽日風沙暴，功名望斷成煙雲，極目蒼茫連枯草。天涯遊子氣壯豪，殘酒杯歌千尊少，蠻鼓聲聲驚客夢，月明仍是故鄉好。

窮得有骨氣的君子之國

布吉納法索位於伏塔河之上，所以先前的國名是上伏塔，後來改成BUKINAFASO「布吉納」，非洲話的意思是君子，「法索」即國家，全名是君子之國。她曾經是沙漠中的古帝國，有別於其他地方，堪稱非洲治安最好的國家，沒有搶匪，也沒有警察攔路伸手要錢。國家雖然窮，但公務員每個月都領得到薪水。

醫療團的駐地是友誼醫院，位在距離首都110公里外的GUDOGU。有一次門診遇到一名女病人，我很驚訝的發現她竟然來自1000公里外的撒哈拉沙漠，坐車到醫院要花好幾天。原來布吉納很窮，沒有工作機會，約有兩三百萬人到鄰近國家討生活，這名病人也是如此，她聽說家鄉來了台灣醫生，於

是專程返鄉看病，這就難怪門診為何經常會出現來自象牙海岸、尼日、多哥的病患。

我的針灸治療經過當地民眾的口耳相傳，不做任何宣傳就能讓一些在異鄉打拚的布國民眾，不辭勞苦，千里迢迢的搭車返鄉治療，這讓我很是欣慰。

在非洲重拾醫者的尊嚴

剛到非洲那段時間，我常常感嘆自己為什麼會流落到這種蠻荒之地，幾年後，我才漸漸體會到在非洲行醫，得以重拾醫者應有的尊嚴，這和在台灣行醫的感受是不同的。

台灣的醫師從早忙到晚、除了業績壓力，還得面對緊張的醫病關係，有些醫師為了增加收入而虛報健保費，有些醫師開減肥門診而用了不該用的藥，種種亂象不一而足。在非洲，我面對的是一群真正缺乏醫療照顧的病人，我可以不必考慮收入的多少，不必擔心給付被健保局刪減，也不怕醫療糾紛，只要盡自己的心力去治病即可，上至部長、總統、總理，下至廣大的窮苦民眾都是我的病患。

非洲有很寬廣的空間讓醫師發揮，以為我例，除了每天例行的門診及定期的義診工作，一到星期假日，騎輛腳踏車去郊外運動，身上繫個腰包，裡面裝著針灸針、維他

命、止痛藥或驅蟲藥，每到一個村落就尋訪行動不便的老人替他（她）們做針灸治療，不管是在布吉納法索或聖多美都是如此。。

一枚針不但輕易的為人們解決病痛，也在台灣與邦交國之間搭起友誼的橋樑，所到之處，村民們總會叫我一聲「Bom dia Doctor」，從親切的呼喚聲中，我聽到一種真誠的信賴。

聖多美普林西比

一個不太像非洲的美麗之島

我經歷的第三個非洲國家是聖多美普林西比。聖多美從中文字面可解釋為「神聖多美麗」，因為她是虔誠的天主教國家，並且擁有許多美麗的海灘。其實，此一國名是由聖多美島和普林西比島所組成（Sao Tome and Principe），位於西非幾內亞灣，距離非洲西岸大陸約300公里，雨量多、不太熱，屬於溫暖潮濕的赤道型海島氣候，人口約15萬，社會治安良好。

本島遠離非洲大陸，故民俗風情與其他國家原始粗獷的感覺相差甚多。受到葡萄牙殖民文化的影響深遠，70%是天主教徒、教堂彌撒、西式穿著、葡式餐飲習慣，以及美麗的海灘，置身其間，讓人覺得自己不像在非洲。

聖多美的海灘天生麗質



醫療團在非洲贏得人心



在NEVES醫院指導針灸技術員



針灸義診一景

輔導當地醫療做好自主營運

醫療團駐地在首都聖多美市，在這裡我們採用不同的醫療援助策略，以門診作為業務的重心，同時支援偏遠地區的義診、執行醫療技術人員培訓、推廣醫療付費的觀念、落實藥品庫存管理，一切以自主營運、永續經營為目標。首都的門診中心原本是一棟年久失修的建築物，從無到有，逐步成立牙科、針灸科、婦科、兒科、病歷室、掛號室、檢驗室、藥局、X光室。

在營運管理方面，我們採取突破性的作法，病人從掛號、檢驗到治療都要付費，並且在衛生單位及醫療團監管下，成立門診藥品管理基金，我們負責監管和協助建立藥品管控及採買制度，將每日門診收費及藥局售藥所得存入銀行，作為循環基金，然後以累積的基金購買藥品及醫療耗材。累積基金與循環運用的目的，無非是要教導當地醫療單位建立制度與管理觀念。

非洲醫療有兩大問題，一是經費不足，二是管控不當，雖然國際醫療單位不時提供藥品援助，但光靠援助並非長久之計，我們要讓衛生單位了解不能永遠依賴外國，一定

要想辦法自給自足，而要自給自足，這兩個問題必須解決。

在人員培訓方面，我完成4梯次16位針灸技術員的培訓，同時提供治療床、電針機等基本配備，為中央醫院及Neves醫院成立針灸門診，讓培訓的技術員返回原單位發揮所長。

瘧疾防治

全力協助聖多美根除瘧疾

瘧疾是世界上至今仍然無法根除的疾病，是非洲5歲以下幼童死亡的最大病因，雖然有藥可醫，但每年仍有超過100萬的幼



中央醫院針灸科技術員都是吳醫師的學生

童死於瘧疾。聖多美的雨季1年長達8個月，蚊蟲猖獗，瘧疾在當地造成的危害更甚於非洲大陸，因為是離島國家，根除瘧疾的機會很大。台灣在50年前就成功的以DDT根除了瘧疾，抗瘧工作我們有實際經驗。

從2003年開始，在用畢生光陰研究病媒蚊，享有「蚊子達人」美譽，被國際學術界稱為「蚊人」(Mosquito Man)的連日清教授指導規劃下，我與團員共同協助推動噴藥工作，取得重大成果。防治前，聖多美幼童瘧疾罹患率是35-55%，也就是說有將近一半的小孩感染惡性瘧；防治後，感染率降到只有3.4%。2006年4月6日，聖國總統在國會大廈親自頒發功績獎狀給連教授，這是聖國史無前例的紀錄。2007年，衛生署又頒發一等獎章給高齡81歲的連教授，表揚他「協助西非邦交國聖多美防治瘧疾有成」。

當然我們並不以這個成果為滿足，我們將繼續以台灣防治瘧疾成功的經驗，協助聖國朝根除瘧疾的目標前進，逐步實踐2002年陳水扁總統訪問聖多美普林西比時所許下的承諾。

參加世界衛生大會

目睹友邦代表全力聲援台灣

世界衛生大會是世界衛生組織的最高決策機構，每年5月有193個會員國及1500位代表在日內瓦舉行會議。2005年起，我連續4年被推薦以醫療顧問的身分隨同聖多美代表團參加日內瓦世界衛生大會，其目的在聲援台灣作為觀察員參加大會，同時落實國際衛生條例的實施，以及爭取衛生署疾病管制局成為與世衛組織連絡的窗口。

1972年，台灣退出聯合國，未料事隔36年，我竟然有機會進入世界衛生組織這個聯合國殿壇，為爭取國家權益而努力。我目睹開會經過並記錄了會議內容，友邦國家為聲援台灣加入世衛組織，與中國等代表展開2對2的言詞答辯、在進行投票表決時，支



吳醫師為非洲兒童採血檢驗瘧疾

持國家及反對國家紛紛發出YES與NO的回應，令人仿佛又回到36年前那場外交攻防戰役中。

儘管壓力那麼大，某些會員國還會引用議事規則或程序動議企圖阻撓，我友邦代表發言力挺，以寡敵眾，不畏強權，種種表現直教我熱淚盈眶，但我仍不忘提醒聖國衛生部長，手要高高舉起揮舞名牌，引起主席台的注意，才能順利登記發言。

聖多美衛生部長在大會中為台灣仗義執言：「在我們這個全球化及相互依存的世界，全民享有健康以便全面參與，對該國社會經濟發展是十分重要的。但是如有某國無法進入世界衛生組織，上述目標便無法達成。這種情況指的就是中華民國台灣，一個向其他人民貢獻衛生發展的國家，卻被世界衛生組織拒絕成為會員，乃至無法被獨立納入國際衛生條例。」

台灣重返世衛需要鞏固外交

世衛觀察員案從1997至2008年，歷經12年的苦戰，有多少外交官、衛生署官員、海外僑胞與醫療人員積極投入？我們是為誰而戰？前衛生署侯勝茂署長在日內瓦演講時說：「2003年發生SARS，台灣共有73人死亡，其中21位是醫護人員，在這段期間，我們沒有收到世界衛生組織任何訊息及幫助。」誠如帛琉衛生部長所言：「衛生保健是基本人權，世衛組織的組織法是支持這個論點的。我國代表團認為，這個參與並不是一個送給他們的禮物，而是一種權利」，「我們將一次又一次的提出這個建議，直到正義最後能夠得到伸張」。



參加世界衛生大會



世界衛生大會聖多美代表團

儘管多次闖關失敗，但為了伸張正義，為了實現台灣2300萬人民的權益，我們一定要繼續努力。多年來，友邦國家確實為協助台灣加入世界衛生組織以及其他國際組織盡心盡力，只因過去某些報導斷章取義，扭曲事實，而讓台灣的外交工作日益困難。

政府花錢只是為了買建交嗎？只有當你參與醫療或農業技術團，只有當你在聯合國會議現場，看到友邦國家為維護我們的權益而與中國代表進行你來我往的言詞辯駁，你才能體會出外交工作的重要！🇵🇹